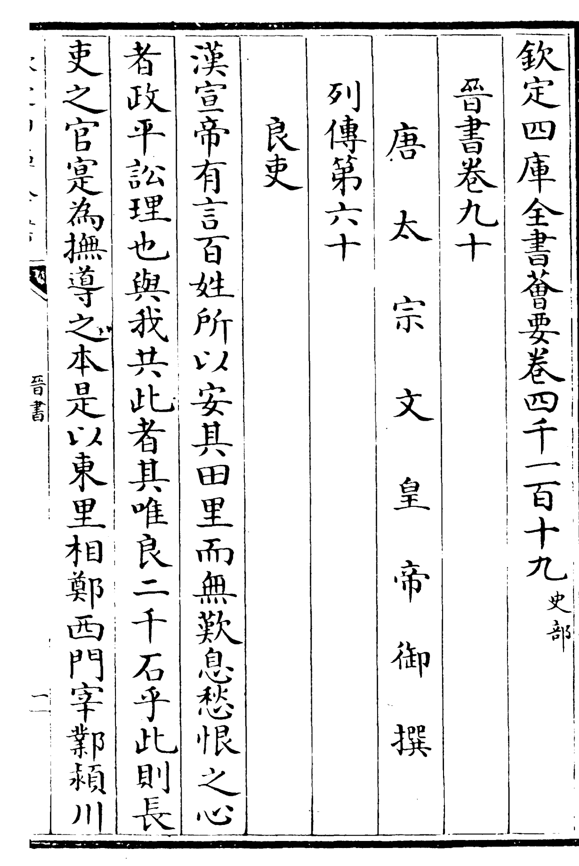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十九 史部

晉書卷九十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六十

良吏

漢宣帝有言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此則長吏之官寔為撫導之本是以東里相鄭西門宰鄴頴川

黄霸蜀郡文翁或吏不敢欺或人懷其惠或教移齊魯或政務寛和斯並惇史播其徽音良能以為準的有晉肇茲王業光啓霸圖授方任能經文緯武泰始受禪改物君臨纂三葉之鴻基膺百王之大寶勞心庶績垂意黎元申勑守宰之司屢發憂矜之詔辭音懇切誨諭慇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當此時也可謂農安其業吏盡其能者歟而帝寛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厲俗政刑以之私謁賄賂於此公行結綬者以放濁為通彈冠

者以苟得為貴流遯忘反寖以為常劉毅抗賣官之言當時以為矯枉察其風俗豈虛也哉爰及惠懷中州鼎沸建於江左晉政多門元帝比少康之隆處仲為梗海西微昌邑之罪元子亂常既權偪是憂故羈縻成俗莅職者為身擇利銓綜者為人擇官下僚多英儁之才勢位必高門之胄遂使良能之績僅有存焉雖復茂弘以明允贊經綸安石以時宗鎮雅俗然外虞孔熾内難方殷而匡救彌縫方免傾覆弘風革弊彼則未遑今采其

政績可稱者以為良吏傳

魯芝

魯芝字世英扶風郿人也世有名德為西州豪族父為郭汜所害芝繈褓流離年十七乃移居雍耽思墳籍郡舉上計吏州辟别駕魏車騎將軍郭淮為雍州刺史深敬重之舉孝廉除郎中會蜀相諸葛亮侵隴右淮復請芝為别駕事平薦於公府辟大司馬曹真掾轉臨淄侯文學鄭袤薦於司空王朗朗即加禮命後拜騎都尉參

軍事行安南太守遷尚書郎曹真出督關右又參大司馬軍事真薨宣帝代焉乃引芝參驃騎軍事轉天水太守郡鄰于蜀數被侵掠户口減削寇盜充斥芝傾心鎮衛更造城市數年間舊境悉復遷廣平太守天水夷夏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留芝魏明帝許焉仍策書嘉歎勉以黄霸之美加討寇將軍曹爽輔政引為司馬芝屢有讜言嘉謀爽弗能納及宣帝起兵誅爽芝率餘衆犯門斬關馳出赴爽勸爽曰公居伊周之位一旦以罪見

黙雖欲牽黃犬復可得乎若挾天子保許昌杖大威以羽檄徵四方兵孰敢不從捨此而去欲就東市豈不痛哉爽惵惑不能用遂委身受戮芝坐爽下獄當死而口不訟直志不苟免宣帝嘉之赦而不誅俄而起為使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振威將軍并州刺史以綏輯有方遷大鴻臚高貴鄉公即位賜爵關内侯邑二百户毋丘儉平隨例增邑二百户拜揚武將軍荆州刺史諸葛誕以壽春叛文帝奉魏帝出征徵兵四方芝率荆州文武

以為先驅誕平進爵武進亭侯又增邑九百户遷大尚書掌刑理常道鄉公即位進爵藂城鄉侯又增邑八百户遷監青州諸軍事振武將軍青州刺史轉平東將軍五等建封陰平伯武帝踐阼轉鎮東將軍進爵為侯帝以芝清忠履正素無居宅使軍兵為作屋五十間芝以年及懸車告老遜位章表十餘上於是徵為光禄大夫位特進給吏卒門施行馬羊祜為車騎將軍乃以位讓芝曰光禄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服事華髮以

禮終始未嘗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上不從具為人所重如是泰始九年卒年八十四帝為舉哀賵贈有加謚曰貞賜塋田百畆

胡威

胡威字伯武一名貔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稱少與鄉人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魏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為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

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為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為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拜侍御史歷南鄉侯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

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邪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累遷監豫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入為尚書加奉車都尉威嘗諫時政之寛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拜前將軍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以功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于位追贈使持節都督

青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餘如故謚曰烈子弈嗣弈字次孫仕至平東將軍威弟羆字季象亦有幹用仕至益州刺史安東將軍

杜軫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父雄綿竹令軫師事譙周博涉經書州辟不就為郡功曹史時鄧艾至成都軫白太守曰今大軍來征必除舊布新明府宜避之此全福之道也太守乃出艾果遣其參軍牽弘自之郡弘問軫

前守所在軫正色對曰前守達去就之機輙自出官舍以俟君子弘器之命復為功曹軫固辭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秩滿將歸羣蠻追送賂遺甚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又除池陽令為雍州十一郡最百姓生為立祠得罪者無怨言累遷尚書郎軫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時涪人李驤亦為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軫後拜犍為太守甚有聲譽當遷會病卒年五十一子

毗毗字長基州舉秀才成都王頴辟大將軍掾遷尚書
郎叅大傅軍事及洛陽覆没毗南渡江王敦表為益州
刺史將與宜都太守柳純共圖白帝杜弢遣軍要毗遂
遇害毗弟秀字彦頴為羅尚主簿州没為氐賊李驤所
得欲用為司馬秀不受見害毗次子歆舉秀才軫弟烈
明政事察孝廉歷平康安陽令所居有異績遷衡陽太
守聞軫亡因自表兄子幼弱求去官詔轉犍為太守蜀
土榮之後遷湘東太守為成都王頴郎中令病卒烈弟

良舉秀才除新都令涪陵太守不就補州大中正卒

竇允

竇允字雅始平人也出自寒門清尚自修少仕縣稍遷郡主簿察孝廉除浩亹長勤於為政勸課田蠶平均調役百姓賴之遷謁者泰始中詔曰當官者能潔身修己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賤必賞此興化立教之務也謁者竇允前為浩亹長以修勤清白見稱河右是輩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主者詳復參訪有以旌

表之拜臨水令克已厲俗改修政事士庶悅服咸歌詠之遷鉅鹿太守甚有政績卒於官

王宏

王宏字正宗高平人魏侍中粲之從孫也魏時辟公府累遷尚書郎歷給事中泰始初為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在郡有殊績司隸校尉石鑒上其政術武帝下詔稱之曰朕惟人食之急而懼天時水旱之運夙夜警戒念在於農

雖詔書屢下勑厲殷勤猶恐百姓廢惰以捐生植之功而刺史二千石百里長吏未能盡勤至使地有遺利而人有餘力每思聞監司糾舉能不將行其賞罰以明沮勸令司隷校尉石鑒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普饑人不足食而宏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矣其賜宏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俄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為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

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為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政績聽以贖罪論太康中代劉毅為司隸校尉於是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絳及綺繡錦繢帝常遣左右微行觀察風俗宏緣此復遣吏科檢婦人衵服至褰發於路論者以為暮年謬妄由是獲譏於世復坐免官後起為尚書太康五年卒追贈太常

曹攄

曹攄字顔遠譙國譙人也祖肇魏衛將軍攄少有孝行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為考鞫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値攄到攄知其有寃更加辯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蹔見家邪衆囚皆涕泣曰若得蹔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尅日令

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為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入為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以病去官復為洛陽令及齊王冏輔政攄與左思俱為記室督冏嘗從容問攄曰天子為賊臣所逼莫有能奮吾率四海義兵興復王室令入

輔朝廷匡振時艱或有勸吾還國於卿意如何攄曰湯
平國賊匡復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
然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非唯人事抑亦天理
竊預下問敢不盡情願大王居高慮危在盈思沖精選
百官存公屏欲舉賢進善務得其才然後脂車秣馬高
揖歸藩則上下同慶攄等幸甚冏不納尋轉中書侍郎
長沙王乂以為驃騎司馬乂敗免官因丁母憂惠帝末
起為襄城太守時襄城屢經寇難攄綏懷振理旬月剋

復永嘉二年高密王簡鎮襄陽以據為征南司馬其年流人王逌等聚衆屯冠軍寇掠城邑簡遣參軍崔曠討之令據督護曠曠奸凶人也譎據前戰期為後繼既而不至據獨與逌戰於酈縣軍敗死之故吏及百姓並奔喪會葬號哭即路如赴父母焉

潘京

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廞甚器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

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為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為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為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為不孝邪京舉版答曰今為忠臣不得復為孝子其機辯皆此類後太廟立州郡皆遣使賀京白太守曰夫太廟立移神主應問訊不應賀遂遣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為永式京仍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

必為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為不如已笑而遣之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歷巴丘郘陵泉陵三令京明於政術路不拾遺遷桂林太守不就歸家年五十卒

范晷

范晷字彥長南陽順陽人也少遊學清河遂徙家僑居郡命為五官掾歷河內郡丞太守裴楷雅知之薦為侍

御史調補上谷太守遭喪不之官後為司徒左長史轉
馮翊太守甚有政能善於綏撫百姓愛悅之徵拜少府
出為涼州刺史轉雍州于時西土荒毀氐羌蹈藉田桑
失收百姓困弊晷傾心化導勸以農桑所部甚賴之元
康中加左將軍卒於官二子廣雅廣字仲將舉孝廉除
靈壽令不之官姊適孫氏早亡有孫名邁廣負以南奔
雖盜賊艱急終不棄之元帝承制以為堂邑令丞劉榮
坐事當死郡劾以付縣榮即縣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輒

聽蹔還縈亦如期而反縣堂為野火所及縈脫械救火事畢還自著械後大旱米貴廣散私穀振飢人至數千斛遠近流寓歸投之户口十倍卒於官雅少知名辟大將軍掾早卒子汪別有傳

丁紹

丁紹字叔倫譙國人也少開朗公正早歷清官為廣平太守政平訟理道化大行于時河北騷擾靡有完邑而廣平一郡四境乂安是以皆悅其法而從其令及臨漳

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郡兵赴之模賴以獲全模感紹恩生為立碑遷徐州刺史士庶戀慕攀附如歸未之官復轉荆州刺史從車千乘南渡河至許時南陽王模為都督留紹啓轉為冀州刺史到鎮率州兵討破汲桑有功加寧北將軍假節監冀州諸軍事時境内羯賊為患紹捕而誅之號為嚴肅河北人畏而愛之紹自以為才足為物雄當官莅政每事剋舉視天下之事若運於掌握遂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矣是時王浚盛於幽州

苟晞盛於青州然紹視二人蔑如也永嘉三年暴疾而卒臨終歎曰此乃天亡冀州豈吾命哉懷帝策贈車騎將軍

喬智明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也少喪二親哀毁過禮長而以德行著稱成都王穎辟為輔國將軍穎之敗趙王倫也表智明為殄寇將軍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為神君部人張兑為父報讐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

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兄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兄逃者兄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産一男會赦得免其仁感如是惠帝之伐鄴也頵以智明為折衝將軍參丞相先鋒軍事智明勸頵奉迎乘輿頵大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主上為羣小所逼將加非罪於孤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共事之義正若此乎智明乃止尋屬永嘉之亂仕於劉曜

鄧攸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祖殷亮直彊正鍾會伐蜀奇其才自黽池令召為主簿賈充伐吳請殷為長史後授皇太子詩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後為中庶子攸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致稱清和平簡貞正寡欲少孤與弟同居初祖父殷

有賜官勑攸受之後太守勸攸去王官欲舉為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也嘗詣鎮軍賈混混以人訟事示攸使決之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奇之以女妻焉舉灼然二品為吳王文學歷太子洗馬東海王越參軍越欽其為人轉為世子文學吏部郎越弟騰為東中郎將請攸為長史出為河東太守永嘉末没于石勒然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攸在營馳召將殺之攸至門門幹乃攸為郎時幹識攸攸求紙

筆作辭幹候勒和悅致之勒重其辭乃命勿殺勒長史張賓先與攸比舍重攸名操因稱攸于勒勒召至幕下與語悅之以為參軍給車馬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轂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溫酒為辭勒赦之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遺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

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絶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至新鄭投李矩三年將去而矩不聽荀組以為陳郡汝南太守愍帝徵為尚書左丞長水校尉皆不果就後密捨矩去投荀組於許昌矩深恨焉久之乃送家屬還攸攸與刁協周顗素厚遂至江東元帝以攸為太子中庶子時吴郡闕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

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饑攸表振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臺遣散騎常侍桓彝虞駿慰勞饑人觀聽善不乃劾攸以擅出穀俄而有詔原之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拜侍中歲餘轉吏部尚書蔬食弊衣周急振

乏性謙和善與人交賔無貴賤待之若一而頗敬媚權貴永昌中代周顗為護軍將軍太寧二年王敦反明帝密謀起兵乃遷攸為會稽太守初王敦伐都之後中外兵數每月言之於敦攸已出在家不復知護軍事有惡攸者誣攸尚白敦兵數帝聞而未之信轉攸為太常時帝南郊攸病不能從車駕過攸問疾攸力病出拜有司奏攸不堪行郊而拜道左坐免攸每有進退無喜愠之色久之遷尚書右僕射咸和元年卒贈光禄大夫加金

章紫綬祠以少牢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鄄城人魏侍中質六世孫也隱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

清標雖日晏歠菽不饗非其粟儋石無儲不取非其道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呌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鴈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嘗食醎葅以其味旨掇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飧投筯為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解褐輔國功

曹轉參征虜軍事兄坦之為袁真功曹真敗將及禍隱之詣桓温乞代兄命温矜而釋之遂為温所知賞拜奉朝請尚書郎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入為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右衛率轉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孝武帝欲用為黄門郎以隱之貌類簡文帝乃止尋守廷尉祕書監御史中丞領著作如故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禄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

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為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

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

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元興初詔曰夫孝行篤於閨門

清節厲乎風霜實立人之所難而君子之美致也龍驤

將軍廣州刺史吴隱之孝友過人祿均九族菲己絜素

儉愈魚飧夫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饗惟錯之富

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務嗇南域改觀朕有嘉焉可進

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及盧循寇南海隱之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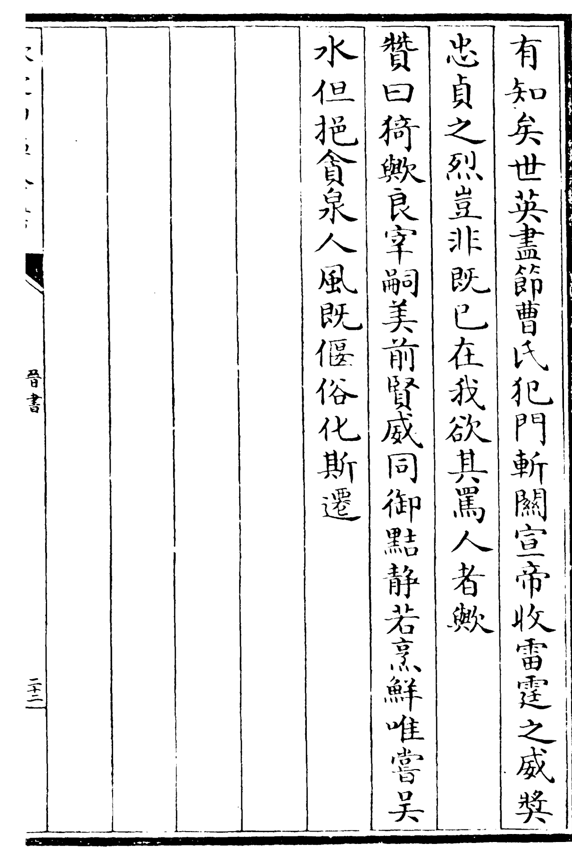
厲將士固守彌時長子曠之戰沒循攻擊百有餘日踰

城放火焚燒三千餘家死者萬餘人城遂陷隱之携家累出欲奔還都為循所得循表朝廷以隱之黨附桓玄宜加裁戮詔不許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久方得反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内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劉裕賜車牛更為起宅固辭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篷為屏風坐無氊席後遷中領軍清儉不革每月初得禄裁留身糧其餘悉分振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絶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不完

妻子不霑寸祿義熙八年請老致事優詔許之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賜錢十萬米三百斛九年卒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隱之清操不渝屢被褒飾致事及於身没常蒙優錫顯贈廉士以為榮初隱之為奉朝請謝石請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子延之復厲清操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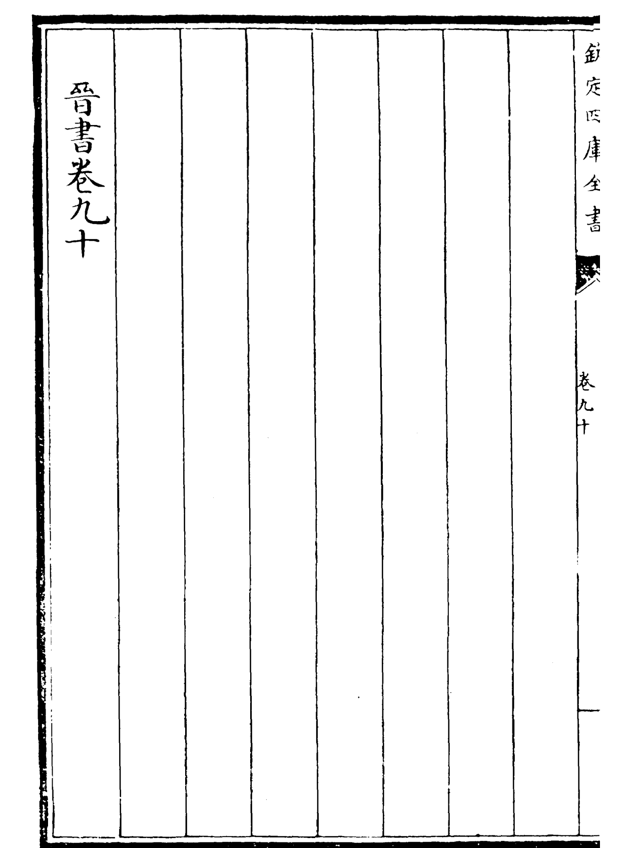
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為郡縣者常以廉慎為門法雖才學不逮隱之而孝悌絜敬猶為不替

史臣曰魯芝等建旗剖竹布政宣條存樹威恩没留遺愛咸見知明主流譽當年若伯武之絜己克勤顔遠之申寃緩獄鄧攸羸糧以述職吳隱酌水以厲精晉代良能此焉為最而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纆絶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絶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



有知矣世英盡節曹氏犯門斬關宣帝收雷霆之威奬忠貞之烈豈非既已在我欲其罵人者歟

贊曰猗歟良宰嗣美前賢威同御黠静若烹鮮唯嘗吳水但挹貪泉人風既偃俗化斯遷



晉書卷九十

晉書卷九十考證

魯芝傳進爵蔡城鄉侯○前漢地理志右扶風𨚔周后稷所封注𨚔同邰音義云音來非也

曹攄傳流人王逌等○逌監本誤道下文同今從音義改正

丁紹傳模感紹恩生爲立碑○紹南陽王模傳作邵

晉書卷九十考證

謹案卷八十九第五頁後七行會帝還洛陽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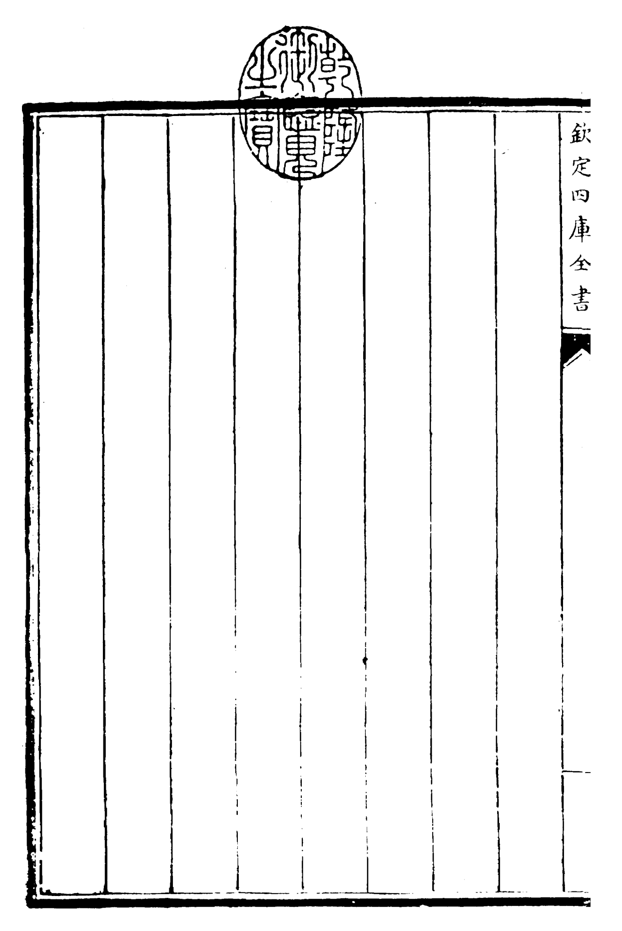
還訛遷據毛本改

第十四頁後七行次于清白城以救之毛本清作

青

第十九頁前八行同縣營平年七十餘毛本營作

管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劉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九十二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二十 史部

晉書卷九十一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六十一

儒林

昔周德既衰諸侯力政禮經廢缺雅頌陵夷夫子將聖多能固天攸縱歎鳳鳥之不至傷麟出之非時於是乃删詩書定禮樂賛易道修春秋載籍逸而復存風雅變

而還正其後卜商衛賜田吴孫孟之儔或親禀微言或傳聞大義猶能彊晉存魯藩魏却秦既抗禮於邦君亦馳聲於海内及嬴氏慘虐棄德任刑煬墳籍於埃塵填儒林於坑穽嚴是古之法抵挾書之罪先王徽烈靡有孑遺漢祖勃興救焚拯溺粗修禮律未遑俎豆逮于孝武崇尚文儒爰及東京斯風不墜於是傍求蠹簡博訪遺書創甲乙之科擢賢良之舉莫不紆青拖紫服冕乘軒或徒步而取公卿或累旬以膺台鼎故縉紳之士靡

然嚮風餘芳遺烈煥乎可紀者也洎當塗草創深務兵權而主好斯文朝多君子鴻儒碩學無乏於時武帝受終憂勞軍國時既初并庸蜀方事江湖訓卒厲兵務農積穀猶復修立學校臨幸辟雍而荀顗以制度贊惟新鄭沖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參朝政子真以好禮居秩宗雖媿明揚亦非遐棄既而荆揚底定區寓乂安羣公草封禪之儀天子發謙沖之詔未足比隆三代固亦擅美一時惠帝纘戎朝昏政弛釁起宮掖禍成藩翰

惟懷建慼喪亂弘多衣冠禮樂掃地俱盡元帝運鍾百六光啓中興賀荀刀杜諸賢並稽古博文財成禮度雖尊儒勸學亟降於綸言東序西膠未聞於弦誦明皇聰睿雅愛流略簡文玄嘿敦悅丘墳乃招集學徒弘奬風烈並時艱祚促未能詳備有晉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頹毀五胡乘間而競逐二京繼踵以淪胥運極道消可為

長歎息者矣鄭沖等名位既隆自有列傳其餘編之于左以續前史儒林云

范平

范平字子安吴郡錢塘人也其先銍侯馥避王莽之亂適吴因家焉平研覽墳索遍該百氏姚信賀卲之徒皆從受業吴時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孫晧初謝病還家敦悅儒學吴平太康中頻徵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詔追加謚號曰文貞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三

子爽咸泉並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關內侯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為辦衣食蔚子文才亦幼知名

文立

文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也蜀時游太學專毛詩三禮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為顏回陳壽李虔為游夏羅憲為子貢仕至尚書蜀平舉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濟陰太守入為太子中庶子上表請以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

孫流徙中畿宜見敘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詔曰太子中庶子文立忠貞清實有思理器幹前在濟陰政事修明後事東宮盡輔導之節昔光武平隴蜀皆收其賢才以敘之蓋所以拔幽滯而濟殊方也其以立為散騎常侍蜀故尚書犍為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時西域獻馬

帝聞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遷衛尉咸寧末卒所著章奏詩賦數十篇行於世

陳邵

陳邵字節良東海襄賁人也郡察孝廉不就以儒學徵為陳留内史累遷燕王師撰周禮評甚有條貫行於世泰始中詔曰燕王師陳邵清貞絜静行著邦族篤志好古博通六籍耽悦典誥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篤儒教可為給事中卒於官

虞喜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光禄潭之族也父察吳征虜將軍喜少立操行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屈為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上疏薦喜懷帝即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賀循為司空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不就復下詔曰夫興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喪亂以來儒雅陵夷每覽子衿

之詩未嘗不慨然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絜静其操歳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勵俗博學足以明道前雖不至其更以博士徵之喜辭疾不赴咸和末詔公卿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華恒舉喜為賢良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初内史何充上疏曰臣聞二八舉而四門穆十亂用而天下安徽猷克闡有自來矣方今聖德欽明思恢遐烈旌輿整駕俟賢而動伏見前賢良虞喜天挺貞素高尚邈世束修立德皓首不倦加以

傍綜廣深博聞彊識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静味道無風塵之志高枕柴門怡然自足宜使蒲輪紆衡以旌殊操一則翼贊大化二則敦勵薄俗疏奏詔曰尋陽翟湯會稽虞喜並守道清貞不營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人往雖徵命而不降屈豈素絲難染而搜引禮簡乎政道須賢宜納諸廊廟其並以散騎常侍徵之又不起永和初有司奏稱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征西豫章頴川二府君初毀主内外博議不能決時喜在會稽

朝廷遣就喜諮訪焉其見重如此喜專心經傳兼覽讖緯乃著安天論以難渾蓋又釋毛詩略注孝經為志林三十篇凡所注述數十萬言行於世年七十六卒無子弟豫自有傳

劉兆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漢廣川惠王之後也兆博學洽聞温篤善誘從受業者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

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為讎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又撰周易訓註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讚述百餘萬言甞有人著鞾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既進踞牀問兆曰聞君大

學比何所作兆答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問之兆說疑畢客曰此易解耳因為辯釋疑者是非耳兆別更立意客一難兆不能對客去已出門兆欲留之使人重呼還客曰親親在此營葬宜赴之後當更來也既去兆令人視葬家不見此客竟不知姓名兆年六十六卒有五子卓焰燿育臍

汜毓

汜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弈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

州逮鯈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鯈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于墓所三十餘載至晦朔躬掃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或薦之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祕書郎太傅參軍並不就于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鯈不蓄門人清靜自守時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傾懷開誘以三隅示之合三傳為之解注撰春秋釋疑肉刑論凡所述造七萬餘言年七十一卒

徐苗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為郡守曾祖華有至行嘗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祖邵為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為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又依道家著玄微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癰膿潰苗為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

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即斂於講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永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塼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崔遊

崔遊字子相上黨人也少好學儒術甄明恬靖謙退自

少及長口未嘗語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為氏池長甚有惠政以病免遂為廢疾泰始初武帝録敘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撰喪服圖行於世及劉元海僭位命為御史大夫固辭不就卒於家時年九十三

范隆

范隆字玄嵩鴈門人父方魏鴈門太守隆在孕十五月生而父亡年四歲又喪母哀號之聲感慟行路單孤無

緦功之親疎族范廣愍而養之迎歸教書為立祠堂隆好學修謹奉廣如父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惠帝時天下將亂隆隱迹不應州郡之命晝勤耕稼夜誦書典頗習祕歷陰陽之學知并州將有氛祲之祥故彌不復出仕與上黨朱紀友善嘗共紀遊山見一父老於窮澗之濵父老曰二公何為在此隆等拜之仰視則不見後與紀依于劉元海元海以隆為大鴻臚紀為太常並封公隆死于劉聰之

世聰贈太師

杜夷

杜夷字行齊廬江灊人也世以儒學稱為郡著姓夷少而恬泊操尚貞素居甚貧窘不營産業博覽經籍百家之書筭歷圖緯靡不畢究寓居汝潁之間十載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惠帝時三祭孝廉州命别駕永嘉初公車徵拜博士太傅東海王越辟並不就懷帝詔王公舉賢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賀

循爲賢良夷爲方正乃上疏曰臣聞有唐疇咨元凱時登漢武欽賢俊彦響應故能允協時雍敷崇盛化伏見太孫舍人會稽賀循處士廬江杜夷履道彌高清操絶俗思學融通才經王務循宰二縣皆有名績備僚東宮忠恪允著夷清虚沖淡與俗異軌考盤空谷肥遁匿跡蓋經國之良寶聘命之所急若得待詔公車承對册問必有忠讜良謨弘益政道矣敦於是逼夷赴洛夷遁於壽陽鎮東將軍周馥傾心禮接引爲參軍夷辭之以疾

馥知不可屈乃自詣夷爲起宅宇供其醫藥馥敗夷歸
舊居道遇兵寇刺史劉陶告廬江郡曰昔魏文侯軾干
木之閭齊相曹參尊崇蓋公皆所以優賢表德敦勵末
俗徵士杜君德懋行絜高尚其志頊流離道路聞其頓
躓刺史忝任不能崇餙有道而使高操之士有此艱屯
令遣吏宣慰郡可遣一吏縣五吏恒營卹之常以市租
供給家人糧廩勿令闕乏尋以胡寇又移渡江王導遣
吏周贍之元帝爲丞相敦曰今大義頹替禮典無宗朝

廷滯義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酒官以弘其事處士杜夷棲情遺遠確然絶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夷爲祭酒夷辭疾未嘗朝會帝常欲詣夷夷陳萬乘之主不宜往庶人之家帝乃與夷書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忘言然虚心歷載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寧論常儀也又除國子祭酒建武中令曰國子祭酒杜夷安貧樂道靜志衡門日不暇給雖原憲無以加也其賜穀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雖逼時命亦未嘗朝謁

國有大政恒就夷諮訪焉明帝即位夷自表請退詔曰
先王之道將墜於地君下惟研思令之劉揚縉紳之徒
景仰軌訓豈得高退而朕靡所取則焉太寧元年卒年
六十六贈大鴻臚謚曰貞子夷臨終遺命子晏曰吾少
不出身頃雖見羈錄冠帽之飾未嘗加體其角巾素衣
斂以時服殯葬之事務從簡儉亦不須苟取矯異也夷
著幽求子二十篇行於世晏仕至蒼梧太守夷兄弟三
人兄崧字行高亦有志節惠帝時俗多浮僞著任子春

秋以刺之弟援高平相援子潛右衛將軍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讀誦略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駮諸儒演廣鄭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傍是以劉元海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違至劉曜時出山廬于

渭汭曜徵為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竟以壽終

續咸

續咸字孝宗上黨人也性孝謹敦重履道貞素好學師事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博覽羣言高才善文論又修陳杜律明達刑書永嘉中歷廷尉平東安太守劉琨承制于并州以為從事中郎後遂沒石勒勒以為理曹參軍持法平詳當時稱其清裕比之于公著遠游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皆十卷行於世年九

十七死于石季龍之世季龍贈儀同三司

徐邈

徐邈東莞姑幕人也祖澄之為州治中屬永嘉之亂遂與鄉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閭里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于京口父藻都水使者邈姿性端雅勤行勵學博涉多聞以慎密自居少與鄉人臧燾齊名下帷讀書不游城邑及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邈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舉以應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

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猶處西省前後十年每被顧問輒有獻替多所匡益甚見寵待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邈每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及謝安甍論者或有異同邈固勸中書令王獻之奏加殊禮仍崇進謝石為尚書令玄為徐州邈轉祠部郎上南北郊宗

廟迭毁禮皆有證據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
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邈與甯書曰
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
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
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
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
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
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

縱小吏為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政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籍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輿尸前史所書可為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於耳目哉

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遷中書侍郎專掌綸詔帝甚親昵之初范甯與邈皆為帝所任使共補朝廷之闕甯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為王國寶所讒出遠郡邈孤宦易危而無敢排彊族乃為自安之計會帝頗踈會稽王道子邈欲和協之因從容言於帝曰昔淮南齊王漢晉成戒會稽王雖有酣媟之累而奉上純一宜加弘貸消散紛議外為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焉邈常詣東府遇衆賓

沉湎引滿諠譁道子曰君時有暢不邈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修為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為忤也道子將用為吏部郎邈以波競成俗非己所能節制苦辭乃止時皇太子尚幼帝甚鍾心文武之選皆一時之俊以邈為前衛率領本郡大中正授太子經帝謂邈曰雖未勑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經必敬自魏晉以來多使微人教授號為博士不復尊以為師故帝有云邈雖在東宮猶朝夕入見

參綜朝政修飾文詔拾遺補闕劬勞左右帝嘉其謹密
方之於金霍有託重之意將進顯位未及行而帝暴崩
安帝即位拜驍騎將軍隆安元年遭父憂邈先疾患因
哀毀增篤不踰年而卒年五十四州里傷悼識者悲之
邈莅官簡惠達於從政論精議密當時多諮稟之觸類
辯釋問則有對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
何得俱忌於東邈以為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
之時向東皆逆非為藏體地中也所注穀梁傳見重於

時邈長子谿有父風以孝聞為太常博士祕書郎谿弟浩散騎侍郎鎮南將軍何無忌請為功曹出補西陽太守與無忌俱為盧循所害邈弟廣別有傳

孔衍

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也祖文魏大鴻臚父毓征南軍司衍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弱冠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避地江東元帝引為安東參軍專掌記室書令殷積而衍每以稱職見知中興

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明帝之在東宮領太子中庶子于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王敦專權衍私於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聰敦聞而惡之乃啓出衍為廣陵郡時人為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雖郡鄰接西賊猶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常騎至山陽勑其黨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視職期月以太興三年卒於官年五十三衍雖不以

文才著稱而博覽過於賀循凡所撰述百餘萬言子啓
廬陵太守宗人夷吾有美名博學不及衍涉世聲譽過
之元帝以為主簿轉參軍稍遷侍中從太子左衛率卒
追贈太僕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
捧手改容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為痛但受全之體而致
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遁加以

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没負土成墳廬于墓側太尉郗鑒命為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為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為高僕誠太儒然立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

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讀誦為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為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卒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子輯歷郡守國子博士大將軍從事中郎自免歸亦以講授為事義熙中

連徵不至

韋謏

韋謏字憲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學善著述於羣言祕要之義無不綜覽仕於劉曜為黄門郎後又入石季龍署為散騎常侍歷守七郡咸以清化著名又徵為廷尉識者擬之于張前後四登九列六在尚書三為侍中再為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直諫陳軍國之宜多見允納著伏林三千餘言遂演為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述作及集

記世事數十萬言皆深博有才義至冉閔又署為光祿大夫時閔拜其子胤為大單于而以降胡一千處之麾下讓諫曰今降胡數千接之如舊誠是招誘之恩然胡羯本為讎敵今之款附苟全性命耳或有剌客變起須臾敗而悔之何所及也古人有言一夫不可狃而況千乎願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深思聖王苞桑之誡也閔志在綏撫銳於澄定聞其言大怒遂誅之并殺其子伯陽讓性不嚴重好徇已之功論者亦以是少之嘗謂伯

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為我對正値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値軟抵耳謏慙無言時人傳之以為嗤笑

范弘之

范弘之字長文安北將軍注之孫也襲爵武興侯雅正好學以儒術該明為太學博士時衛將軍謝石薨請謚下禮官議弘之議曰石階藉門廕屢登崇顯總司百揆翼賛三臺閑練庶事勤勞匪懈内外僉議皆曰與能當

淮肥之捷動拯危墜雖皇威遐震狡寇天亡因時立功
石亦與焉又開建學校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愛禮
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
奉國夙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
可以免惟塵之譏塞素飡之責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
論道唱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
貨黷京邑聚斂無厭不可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
大東流於遠近怨毒結於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於

土木思慮殫於機巧紈綺盡於婢妾財用縻於絲桐不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莫尚乎節儉故夷吾受謗乎三歸平仲流美於約己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廉恥不興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絕其流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侈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罰其違亡貶其惡則四維必張禮義行矣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

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又論殷浩宜加贈謚不得因桓温之黜以為國典仍多敘温移鼎之迹時謝族方顯桓宗猶盛尚書僕射王珣温故吏也素為温所寵三怨交集乃出弘之為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牋曰下官輕微寒士謬得廁在俎豆實懼辱累清流惟塵聖世竊以人君居廟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聰明内照亦頼羣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堯以啓闢為首咎繇謩禹以侃侃為先故下無隱情之責上收神明之功敢

緣斯義志在輸盡常以謝石贖累應被清澄殷浩忠貞宜蒙襃顯是以不量輕弱先衆言之而惡直醜正其徒實繁雖仰恃聖主欽明之度俯賴明公愛物之隆而交至之患實有無賴下官與石本無怨忌生不相識事無相干正以國體宜明不應稍計彊弱與浩年時邈絕世不相及無復藉聞故老語其遺事耳於下官之身有何痛癢而當為之犯時干主邪每觀載籍志士仁人有發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懷知陽愚負情曲從者所用雖

異而並傳後世故比干處三仁之中箕子為名賢之首後人用捨參差不同各信所見率應而至或榮名顯赫或禍敗係踵此皆不量時趣以身嘗禍雖有硜硜之稱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為也世人乃云下官正直能犯艱難斯談實過下官知主上聖明明公虛已思求格言必不使盡忠之臣屈於邪枉之門也是以敢獻愚誠布之執事豈與昔人擬其輕重邪亦以臣之事君惟思盡忠而已不應復計利鈍事不允心則讜言悟主

義感於情則陳辭靡悔若懷情藏意藴而不言此乃古人所以得罪於明君明君所以致法於羣下者也桓温事跡布在天朝逆順之情暴之四海在三者臣子情豈或異凡厥黔首誰獨無心舉朝嘿嘿未有唱言者是以頓筆按氣不敢多云桓温於亡祖雖其意難測求之於事止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為温吏推之情禮義兼他人所以每懷憤發痛若身首者明公有以尋之王珣以下官議殷浩謚不宜暴揚桓温之惡珣感其提拔

之恩懷其入幙之遇託以廢黜昏闇建立聖明自謂此事足以明其忠貞之節明公試復以一事觀之昔周公居攝道致升平禮樂刑政皆自已出以德言之周公大聖以年言之成王幼弱猶復遽避君位復子明辟漢之霍光大勲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萬幾故能君臣俱隆道邁千歲若温忠為社稷誠存本朝便當仰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還萬幾退守藩屏方提勒公王匡總朝廷豈為先帝幼弱未可親政邪將德桓温不能聽政

邪又逼脅袁宏使作九錫備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莫不景從惟謝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會上天降怒姦惡自亡社稷危而復安靈命墜而復構晉自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彊臣中宗肅祖斂衽於王敦先皇受屈於桓氏今主上親覽萬幾明公光讚百揆政出王室人無異望復不於今大明國典作制百代不審復欲待誰先王統物必明其典誥貽厥孫謀故令問休嘉千歲承風願明公遠覽殷周近察漢魏慮其所以

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又與王珣書曰見足下答仲堪書深具義發之懷夫人道所重莫過君親君親所係忠孝而已孝以揚親為主忠以義節為先殷侯忠貞居正心貫人神加與先帝隆布衣之好著莫逆之契契闊艱難夷嶮以之雖受屈姦雄志達千載此忠良之徒所以義干其心不獲以已者也既當時貞烈之徒所究見亦後生所備聞吾亦何敢苟避狂狡以欺聖明足下不推居正之大致而懷知已之小惠欲以幙府之小節奪

名教之重義於君臣之際既以虧矣尊大君以殷侯協契忠規同戴王室志厲秋霜誠貫一時殷侯所以得宣其義聲實尊大君恊贊之力也足下不能光大君此之直志乃慼温小顧懐其曲澤公在聖世欺罔天下使丞相之德不及三葉領軍之基一構而傾此忠臣所以解心孝子所以喪氣父子之道固若是乎足下言臣則非忠語子則非孝二者既亡吾誰畏哉吾少嘗過庭備聞祖考之言未嘗不發憤衝冠情見乎辭當爾之時惟覆

亡是懼豈暇謀及國家不圖今日得操筆斯事是以上憤國朝無正義之臣次惟祖考有没身之恨豈得與足下同其肝膽邪先君徃亦嘗為其吏于時危懼恒不自保仰首聖朝心口憤歎豈復得計策名昔日自同在三邪昔子政以五世純臣子駿以下委質王莽先典既已正其逆順後人亦已鑒其成敗每讀其事未嘗不臨文痛歎憤愾交懷以今況古乃知一揆耳弘之詞雖亮直終以桓謝之故不調卒於餘杭令年四十七

王歡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産業常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毁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為通儒至慕容暐襲僞號署為國子博士親就受經遷祭酒及暐為苻堅所滅歡死於長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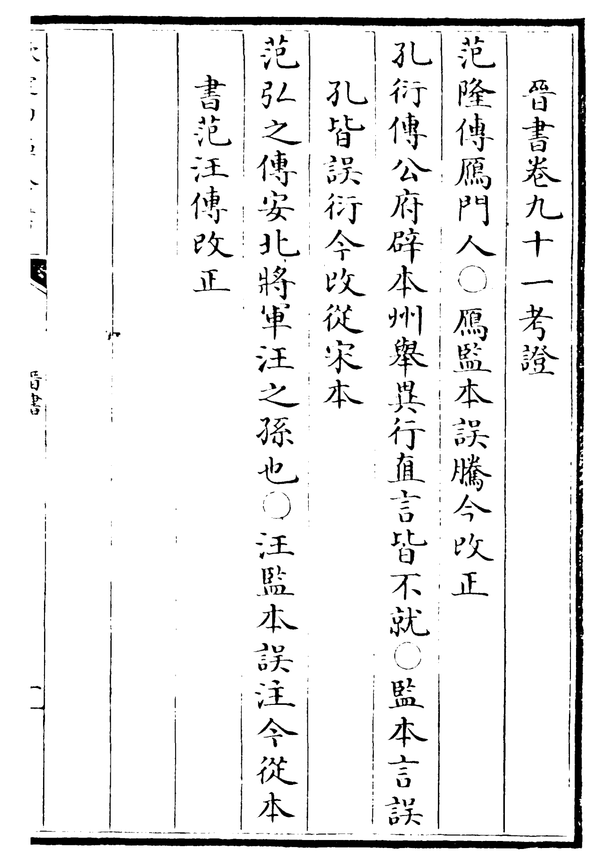
史臣曰范平等學府儒宗譽隆望重或質疑是屬或師

範攸歸雖為未及古人故亦一時之俊若仲寧之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行齊之居室屢空棲心陋巷文博之漱流枕石鏟跡銷聲宣子之樂道安貧弘風闡教斯並通儒之高尚者也而邈協和主相刋削繁辭可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舒元入參機務明主賞其博聞出莅邊隅獷狄欽其明德弘之抗言立論不避朝權貶石抵温斯為當矣遂乃厄於三怨以至陵遲悲夫

贊曰郁郁周文洋洋漢典炙輠流譽解頤飛辯雅誥弗

淪微言復顯爰及晉代斯風逾闡

晉書卷九十一



晉書卷九十一考證

范隆傳鴈門人○鴈監本誤膽今改正

孔衍傳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監本言誤

孔皆誤衍今改從宋本

范弘之傳安北將軍汪之孫也○汪監本誤注今從本

書范汪傳改正

晉書卷九十一考證